

保护传承昆曲的新起点——读《中国昆曲年鉴 2012》

李 斌

中国文化向来重视史述，一部《史记》呈现春秋人物之鲜活，一部《资治通鉴》展示治大国如烹小鲜之风采。没有档案记述，哪有遗产之说，哪有昆曲艺术之承传。六百年精魄延续、凝聚中国历史文化魂灵的昆曲，正呼唤各种形式、多样风格的档案述录以作传播之基。当下，随着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全球公演 200 场以及各大昆剧院排编新戏的惊艳亮相，昆曲在世人（尤其年轻人）心中焕发勃勃生机，加之政府对昆曲艺术的极为重视，昆曲发展值逢百年难求之机，盛世修史，昆曲艺术显然需要一部自己的档案志录以作镜鉴。与之对比的是，当前昆曲研究不少，活动亦多，但知录、重录、善录者乏人，默默为昆曲发展留痕者少之。苏州作为昆曲发源地，理应有人当此重任。苏州学人朱栋霖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昆曲年鉴》（2012）应时之需，补势之缺，填补当代昆曲无年鉴的空白。

录述是年鉴之职，但易陷入事事照录、资料罗列的怪圈，令不少年鉴面目可憎。昆曲鉴志不只是古籍资料的记录，也应是当代昆曲人的活动记录。不只涵括迤迤六百年的古代，也应包含鲜亮铿锵的当代。一部既有资料性又具当代性，既有学理性又具可读性的年鉴才有助昆曲传播。《中国昆曲年鉴》正是这样一部年鉴，其价值在于：首开逐年记录保存当代昆曲事件与活动档案的

先河。此后当代昆曲传播将保留自己的足痕，华丽冠绝的昆曲历史之音与密缝实针的昆曲当代档案的结合，将为世界级非遗昆曲的架构坚实的双翼。在其之前，吴新雷先生的《中国昆曲大辞典》、朱栋霖先生的《中国昆曲艺术》都对六百年昆曲史作了精当、精彩、精致的总结，但《中国昆曲年鉴》别具一格，跳脱开昆曲陈资旧料的罗列铺排，以年为单位讲述当代视野下昆曲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生态。与潜行故纸堆耙梳典籍资料的苦心相比，这种为当代昆曲传播立传、树史的魄力、胆识与见解更为可贵。须知，昆曲保护与传承不能一味回望，也要立足今日。总有一天，“这一年”会成为昆曲史上重要一年。“这一年”中昆曲演员、学人、曲友等的表演、著录、回忆、活动等档案将是六百年后人眼中的昆曲史。忽视当代昆曲传播档案的汇集搜聚，就切断了昆曲昨天与今天的联系，切断了昆曲走向明天的路径。

《中国昆曲年鉴》（2012）共有“特稿”、“大事记”、“昆曲教育”、“昆曲的理论研究”、“昆曲博物馆、昆曲会所”等19个栏目，编排体例既有约定俗成的范式可循，又有别具创新的出奇之处，如将昆曲档案记述分为记人、记事、著述几大章节，精而不乱，详略得当，正是史述的标准体例。同时，除开人、事、文的传统记录，该年鉴也将综观巡礼与微观透视相结合，如在保存微观史料上有所突破，刊载了院团年度“演出日志”，将每一场演出的时间、主演者都做了明确记录，使年鉴具有一手史料的价值。“人”、

“戏”、“文”的栏目设置是一大亮点。“人”即“年度推荐艺术家”栏目，从昆曲传播的古老经验来看，昆曲的表演者是昆曲传承的最佳载体。他们的一招一式、一言一行皆可能浓缩昆曲艺术的精华内容。年度推荐艺术家栏目为当代昆曲人立传，展现原生态的昆曲艺术家的口述访记，必将为后人提供直观而珍贵的昆曲表演经验。“戏”是“年度推荐剧目”栏目，昆曲最重要的是演出，栏目介绍了各剧院新推的剧目，如北方昆剧院的新编《红楼梦》，上海昆剧团的精华版《长生殿》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折子《红楼梦》，浙江昆剧团的《乔小青》，湖南昆剧团的《荆钗记》，苏州昆剧院的《满床笏》，永嘉昆剧团的《琵琶记》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“文”即“年度推荐理论文章”栏目，收录2011年最有影响的理论文章，择优而录的作法为当下纷繁的昆曲研究正音清律，开辟正路，引导昆曲研究的健康进展。年鉴如文，要善执牛耳，此三者正是这一年的牛耳，为该年鉴的点睛之笔。

《中国昆曲年鉴》（2012）除正文一百多万字以外，还有500余幅图片，形象记录2011年度台前幕后各种各样的活动。封面底图采用清代徐扬《盛世繁华图》又称《姑苏繁华图》的一小部分，这一小部分是苏州木渎遂初园厅堂演剧部份，根据考证图中厅堂宴请时在红氍毹上演的是《白兔记》中一折。封底图是“传”字辈老演员倪传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画的苏州昆剧传习所旧址图，呼应了两百多年来昆曲在其核心地苏州的

历史感。19个栏目的内扉页插图采用了明、清版传奇（昆曲剧本）的木刻版画，如明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《牡丹亭还魂记》（惊梦）、明万历吴兴臧氏刻本《玉茗堂传奇·紫钗记》、明万历富春堂刻本《玉玦记》等，这些精当、精致的编排设计极大地增强了该年鉴的可读性。

孔子云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。《中国昆曲年鉴》（2012）就在做“成文”的工作，这正是对“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负责”（主编朱栋霖语）。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，《中国昆曲年鉴》（2012）正是昆曲年度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，它对这一年与昆曲相关的人、事、思作了凝聚、筛选、提炼、浓缩、纳合，惟其如此，才便于后人窥览昆曲原貌。其功用之巨也说明其职责之重，倘把关不严、辑录不当，录进伪作、劣作、庸作，后人读之如嚼蜡、如鸡肋、如浆糊，定要贻误后世。令人欣喜的是，该年鉴极为称职地担当昆曲传播之责。说它

“新”，因为前无古人。说它“起点”，因为任重道远。是谓年鉴者，年年有录也。既然鸣锣开了场，昆曲传播的大戏就要年年清嗓开喉唱下去，其间约稿、组稿、编纂、整饬的程序年复一年，纷繁芜杂，须有恒心、眼界、才华三者合一，才能年年延续，代代传承。

《中国昆曲年鉴》（2012）的编者正是这样的学人，也希望后继者能接过这杆昆曲保护与传承的大旗，使其烈烈风生，将昆曲不绝如缕的绝响传之广远。

在昆曲从历史走向当代的过程中，视野独具特色、
线索脉络清晰、史料详略得当、条例规范有序的昆曲年
鉴所具有的价值，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昆曲传播
史本身的印证。

通讯处

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

厦门大学图书馆